

古之君子，今之古人 黃焯先生傳略

丁 忱

武漢大學中文系

黃焯教授(1902—1984)，字耀先，一字迪之，湖北蘄春人，係黃侃(季剛)先生堂侄，家譜記載為宋代大詩人黃山谷後裔。黃山谷家門口有一口井，名為「雙井」，先生所輯錄的黃侃父子及自己的文章彙編即取名為《雙井文鈔》。

先生立身貞固，孝友諄深，殷勤傳學，刻苦為人，門人弟子，莫不敬仰。「頭白心丹氣亦張，躬承家學繼章黃。嗟予生晚徒瞻仰，咫尺難窺數仞牆。」此詩道出了及門諸子共同的心聲。先生的嘉言懿行、道德風範，亦深受同輩學者的稱譽。日本早稻田大學一位教授稱讚先生的《詩疏平議》、《毛詩鄭箋平議》「遠勝清人陳奐的《詩毛氏傳疏》」，熊十力先生也說兩部《平議》「置於《皇清經解》亦無愧色」。西南師院鄭思虞教授則倍加推崇先生的《經典釋文彙校》，將其「供奉案頭，直如刊堂請業，沐德良厚」。北師大陸宗達先生概括黃焯先生的人品、學品，譽為「古之君子，今之古人」，可謂貼切精當，此語廣為學界傳揚。

幼承母教 得益外公

先生七歲喪父，家境貧寒。母親歷盡艱辛，供其於村塾就讀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及《四子書》等等，並以賢良厚德影響先生一生。十歲一過，母令往外祖父家就讀。外祖父蕭葆新係清優貢生，對先生十分疼愛，學業上要求非常嚴格，每夜令先生睡在腳頭，天將明即問先生白天所讀之書。如先生熟睡未醒而不能答，則招先生腳，不令臥。先生每每念及慈母與外公此種恩德，便油然而生無限感念之情。

外祖父主要教先生讀《禮記》、《左傳》。《禮記》裏的許多篇章均能倒背如流(如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等)，甚至連《左傳》也能逐篇背誦(先生於八十二歲高齡之時，曾饒有興致地向人背誦出《陰鷲文》與《聊齋》裏胭脂的「判詞」)。先生少年時代對於典籍用心學習，因而自小便打下了治學的牢固根基。

長隨從父 學紹漢唐

先生十八歲那年冬天，為購買舊書攤上十八吊錢一套的《資治通鑑》，脫去木屐打赤腳在雪地裏一口氣跑了二十多里路，到外祖父家借到了錢，趕回來時，書已被人買去。先生心痛極了，於是，決心請從父（堂叔）黃侃先生幫忙買《百子全書》來讀。這樣，先生於次年便從鄉下來到武昌。黃侃先生即命寫兩篇文章看看，以為「此兒有奇才」，便留下先生幫忙做點家務事，又跟隨自己做學問。自那時起，先生便追隨黃侃先生為學，直至黃侃先生1935年下世，前後十餘年。

先生在從父家中學習，並於1927年畢業於武昌中山大學。先生在《自叙》一文中寫道：「我從叔父受學，次第是先教閱讀《困學紀聞》、《日知錄》等書，以便窺見治學途徑；繼受文字聲韻學大要。黃以周謂學問文章皆宜以章句為始基，研究章句即為研究小學。焯於是始治《毛詩》。《詩經》與《三禮》、《左傳》、《爾雅》五經都有聯繫，故同時閱讀《三禮》等書。」¹

黃侃與老師章太炎先生所治之學，世所推崇，有「章黃學派」之稱。先生深受熏陶，躬承家學，得天獨厚，於有生之年，終能薈萃章黃學術精義，推出多部為世所重的專著。其所編次付梓的黃侃遺書，近承家風，遠紹漢唐，其學術價值自亦日益顯現。

以同自慰 矢志不渝

先生於抗戰的次年，應聘於武漢大學，前後執教四十五載（前此八年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，教學生涯共五十三年）。主要講授《國學概論》、《文學概論》、《文選》、《詩經》，兼授駢文、古文。亦偶為詩詞曲賦，然「為詩徒奪為文功力」，故辭賦之類僅偶為應酬而作。

文革期間，先生以其所學、所教，亦難免於挨批挨鬥。掃過廁所，挨過耳光，寫過多次交待、檢查。然而，一旦回到書房，先生便又「忘乎所以」，一頭鑽進「故紙堆」，有時甚至通宵達旦。先生當時是這樣想的：大家都在挨批挨鬥，難道都是牛鬼蛇神？大家都能挺住，我為甚麼不能咬緊牙關？先生後來對人說：「以多自證，以同自慰，我也就坦然了。如果能夠像釋迦牟尼那樣，以慈悲自詡，而以惡行為悲，那就更好了。」先生就這樣在艱難的時期，對所治專業矢志不渝，前後花費七千餘元（當時可是個大數字）去整理、撰述黃侃遺著及自己的研究成果，油印成冊，分送同人及各大圖書館，以保存黃門學術精要。八十年代以後，那些油印本才有幸得以變成鉛印本。

1 詳拙編《黃焯文集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，頁267—268。

弘揚國學 德比章黃

先生以其叔黃侃爲榜樣，「五十歲以前不著書」，所以先生的著述皆在七十歲以後結集而成，並陸續刊行於世。茲列先生力作如次：

《經典釋文彙校》三十卷，四十萬言，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。從1931年起，先生用了數十年時間搜集有關《經典釋文》的資料，以宋本對勘徐乾學的通志堂本，又旁及唐石經、敦煌寫本、影宋本等，並汲取清惠棟、段玉裁、臧庸堂、阮元、王筠、盧文弨、孫星衍諸家的研究成果，以及堂叔黃侃與吳承仕之說，間下己意，撰成此書。這是研究經學注釋的一部集大成著作，也是研究我國古籍、文字、音韻及詞義變遷的一部重要工具書。1984年獲湖北省社會科學特別榮譽獎。

《古今聲類通轉表》二十萬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。此書亦係集數十年功夫而成。以黃侃聲類分類學說爲依據，廣事搜輯《說文》、《經典釋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類篇》及諸經傳子史之異文、異音，將互相通轉之字分爲喉、舌、齒、唇四類，列爲十二表。各表首列《說文》形聲字聲子與聲母之異音者，次列《釋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類篇》之異聲諸字，再次列出經、史、子之異文異音，而以《詩》、《騷》、漢晉諸賦及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三禮》、《三傳》、《爾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廣雅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與《史》、《漢》、《莊》、《荀》等書之連字終之。於推求聲音之變轉，多所證明；於音史之考求，亦多槪見。書末附《後論》一篇，以明聲音變遷之跡象。

《毛詩鄭箋平議》十卷、《詩疏平議》十五卷，總計七十萬言，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二書申毛匡鄭，彙集諸儒箴孔之說，以補孔之所未逮，爲「詩學」研究之總結，多釋千載之疑。前後費時三十餘載。

《詩說》六卷，九萬言，198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此書集兩部《平議》之精華，首明《詩經》若干義例，而以「重章互足說」爲獨創，受到廣泛的推崇。

先生晚年精力主要用於整理、編次黃侃遺著，已出版者計有《爾雅音訓》、《文字聲韻訓詁筆記》、《說文箋識四種》、《廣韻校錄》、《文選平點》、《量守廬羣書箋識》、《字正初編》(校字)。待梓者有《黃氏文存》、《黃侃論學雜著續編》。

先生最後三年(八十至八十三歲)於病榻上撰成《鄭注四經例》一書，十二萬言，未克付梓；另存未竟之作《經典釋文正誤》、《經典釋文略例》，收錄在本人編次的《黃焯文集》中。